



袁 捷 书名题字

「童侠彪子头」

高恩泽著

蒋云仲 黄英浩 插图

倪绍勇 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3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联昌印刷厂排版 儿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5 字数217,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统一书号：R10024·4539 定价：2.0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抗日战争题材的传奇小说。

小主人公彪子，是平津昆仑派梅花拳大师“梅花王”的关门徒弟。他正直、倔强，善打一手梅花拳、武艺高强，师父惨遭日本浪人暗害后，便随父流落他乡，卖艺为生。不料，父亲又惨死于日寇的屠刀之下。彪子立志向日寇复仇，从此独身闯荡江湖，其间经过了许多坎坷和教训，最后终于在党的引导和教育下，由一个江湖好汉的“童侠彪子头”，成长为一个成熟勇敢的八路军侦察员。

作品故事情节生动、曲折、离奇，常常山回路转、悬念迭起、出人意料，是一部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好作品。

目 录

第一 章	天桥卖艺	1
第二 章	南苑蒙难	10
第三 章	邂逅师兄	21
第四 章	砖窑斗狼	33
第五 章	身陷囹圄	42
第六 章	初会天成	52
第七 章	夜取敌首	61
第八 章	瓜园栖身	72
第九 章	怒打浪人	80
第十 章	劫钱置棺	90
第十一 章	敌友难辨	102
第十二 章	烟馆复仇	112
第十三 章	凶宅夺票	125
第十四 章	刀下逢凶	139
第十五 章	龙庭香客	149
第十六 章	拜寿风波	161
第十七 章		170

第十八章	结伴越狱	185
第十九章	黎明枪声	197
第二十章	茂州取药	203
第二十一章	坟窟魔影	219
第二十二章	再会天成	229
第二十三章	哥老聚义	244
第二十四章	二能煮鸡	261
第二十五章	盐店借款	278
第二十六章	大闹赌局	291
第二十七章	火枪神威	303
第二十八章	血溅酒楼	318
第二十九章	虎穴驱邪	334
第三十章	里应外合	345
尾 声		358
后 记		361

第一章 天桥卖艺

这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的一天，被日本鬼子占领的华北古城——北平，完全是一副悲凉、惊恐景象。在那长长的永定门大街上，熙来攘往的行人，个个面色忧郁，举步匆匆，似有莫大的心事；那炎炎烈日照射下的车夫，汗流浃背，弯腰吃力地拉着客人，默默地奔走着，更透出一种难忍的憋闷。殊有不同的是，位于大街西侧的天桥艺场还相当热闹。那震耳的鼓响、招人的锣声、醉心的音乐、缠绵的曲调，此起彼落，激荡天宇。在这里，看得见西服革履、温文尔雅的贵人；身穿旗袍、忸怩弄姿的小姐；歪戴礼帽、招摇过市的地痞。也看得见肩挑手捧、吆喝兜售的小贩和那衣衫褴褛、乞求施舍的叫花子。当然，更多的游客还是那些花钱不多、聊以解闷的穷人。天桥艺场，偌大一片，没有高楼大厦、亭阁牌坊，除了对面的平房场家，便是席木架起的简陋小棚。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说书弹唱、对弈打牌、玩猴斗狗、杂技魔术、擂台武打……，可以说应有尽有，百艺俱全。最动人心弦的，当然要数那江湖好汉汇集的卖艺场了。卖艺场上，有莫明其妙的“大弯活人”、不堪目睹的



“摘胳膊卸腿”、惊魂动魄的“撞碑裂石”，还有那怵目惊心的“上刀山”、“吞铁丸”……，真是奇险技高、引人入胜。

这天上午，从沧州赶来的“坐力掌功王”开锣了。人们看得清楚，他那新插起的竹竿上，系着一面三角形蓝色艺旗。微风吹过，旗穗头猎猎飘动。旗面上绣着的五个白色大字：“坐力掌功王”，非常显眼。这“坐力掌功王”，人们早有所闻。传说他坐力神奇，一屁股坐下去，可把硬地坐个大坑。掌功非凡，一掌劈去，势如刀切，砖木俱裂。因此，他的锣声一响，看新鲜的人，忽拉一下子便围了个风雨不透。“坐力掌功王”看看人来得不少，便放下铜锣，双手抱拳，行了一个罗圈礼。然后，说了几句艺场上的客气话便开了场。只见他身形一变，忽然充起“鸭子转”的傻模怪样，甩着笨拙的胳膊，扭着肥大的屁股，一阵挤眉咧嘴，哑语会意，逗得人们哄笑不止。接着，就见他朝观众招招手，引进一个人，指指划划吩咐那人替他码起十层火砖。“坐力掌功王”小心翼翼地围着十层火砖转上一圈，然后探手抽出其中一块，用手指“当当”弹击几下，等人们都听到整砖发出的金石声，便一咧嘴，得意地放回原处。这工夫，他突然站定，嘴唇微开，两眼眯缝，活像那晒太阳的老头儿。人们刚在耳语：“这是闹什么玄儿？”就见他猛丁往下一蹲，“嗨”地一声大吼，单掌劈去，“咔嚓！”就像快刀切豆腐一样利索，把十层火砖从上到下劈成了两半！观众惊愕了。有的吐出舌头，有的张大嘴巴。好一会，才发出：“铁掌！”“好一个金刚铁砂掌！”各种叫好声。这位“坐力掌功王”抱拳绕场一圈谢过，观众

中有人又喊：“接着来，我们要看钢屁股！”只见“坐力掌功王”翻了翻白眼，吐了吐舌头，又充起他那“鸭子转”的傻模怪样，努嘴指点着，让那人给他码起了十层大城砖。然后抄起一块，举过头顶，自听自弹地敲击几下。接着，抛向空中折了几个个儿，像是无可奈何地放回原处，紧接着又像刚才那样闹了一阵张嘴眯眼的玄儿，突然“嗨”地一声大吼，腾身而起，在空中盘腿打坐，“嗖”地蹲将下来，只听“哗啦”一声巨响，十层大城砖当下便给坐了个粉碎。最底的一层，已入土三分。人们惊奇万分，少顷，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不用说，捧场的纸币、铜钱，也投了满地……

离此不远处，在一块空地上，一个杂技班子正在开场。班主领着几个护场的彪形大汉，正给一个走绳的少女拉着场子。那彪形大汉一个个赤身露怀。胸脯上有的刺着青色五步蛇，有的刺着扎起胡子的吊眼虎，也有刺着龇牙金钱豹的。样子很凶，有没有能耐就不一定了。人们知道这个，自然都把眼神投到走绳的少女身上。只见那少女手持折扇，腰束彩带，脚登绣鞋，正在离地丈高的丝绳上翩翩起舞。她一会儿打个“颤”儿，跃起来，像仙女一样，飘飘欲飞；一会儿又像花蝴蝶一样，振翅摆动；最后竟像一只身灵体俏的美猴，前后滚翻着，打起一串连环筋斗……。人们顿时被少女的柔软功夫惊住了。正在目瞪口呆之中，不知是谁说了声：“咦！‘飞刀虎’来了！”声音虽然不大，却好像半空中炸开个响雷，观众不由得把头扭了过去，四处张望寻找着。

飞刀虎乃京南任河人氏，常在平津卖艺。此人惯要大

刀，五六十斤的镔铁关王刀，放在他的手上，如舞轻剑，轮转如飞。有一年，任河县城打擂比武，他一上场就接连打败了八位高手，声威大震。后来，县长的小舅子前来挑战，没几个回合，就叫他打下擂台。这下子可闯下了大祸，不仅皮肉受苦，还啷当入狱，一蹲就是三年。出狱后，他不敢在本地久呆，便闯荡江湖，卖艺为生，又练就了一手甩飞刀的硬功夫。他的飞刀绝技，蜚声艺坛，十步以内百发百中。不过，这次他来到天桥却又多了一面艺旗。艺旗上用小一号的字写着：“彪子头”。“彪子头”是谁？人们猜得着——就是他身边那个虎头虎脑的孩子。论那孩子的年纪，不过十二三岁；瞧他那端庄的脸庞，厚厚的嘴唇，恰好和飞刀虎脱了个影。只是有一点奇异，那孩子长着一双剑眉虎目，甚是逼人。人们估计，大概是因为这剑眉虎目才取名“彪子头”吧？其实不对。“彪子头”这艺名，乃是他的恩师——驰名京畿的武林高手梅花王所起。梅花王是平津一带昆仑派梅花拳的大师，飞刀虎的拜把兄弟。这人生来一副怪脾气。一辈子只搞单传，不收群徒。他教出的大弟子李锋，拳术超群，如今已名噪京南十县。飞刀虎在中年丧妻之后，就把自己唯一的爱子——彪子，交给了梅花王，原想多开一门技艺，混口饱饭吃。谁知，学了仅仅二年，梅花王便惨遭日本浪人暗害。彪子报仇心切，曾寻找没有见过面的师兄李锋，可是，大海捞针，谈何容易？只得先回到爹爹身边，从长计议。今天，他父子来到北平，古城已非昔日。街上到处是鬼子巡逻队，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动不动就殴打屠杀中国百姓。一批

卖国求荣的汉奸，也网罗地痞、流氓和无赖，出没商家、艺场，巧取豪夺，干尽鱼肉和欺压百姓之能事。飞刀虎小心地选定了场地，就见他脱了个光膀，抄起关王大刀，立定门户，舞将起来。这是他招人的又一种方法，有时比敲锣还管用。只见他刀飞风啸，青锋闪光，劈、扎、砍、撩，变幻无穷。顿时就引过了好多人。飞刀虎收刀立定，大气不喘，面不变样，随后，把刀往挑担上一靠，上前躬身施礼道：

“在下‘飞刀虎’，权借天桥宝地，薄献拙艺，万望四海兄弟捧场……”

说罢，向“彪子头”一挥手，那孩子便会意地贴在一块竖起的木板前。这工夫，只见飞刀虎从腰间抽出三把锃亮的柳叶飞刀，刀柄上系着鲜红的绸子，连连抛向空中，左接右传地玩耍起来。人们看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突然间，又听他喊了那么一声：“着！”一把飞刀已快似流星地从手中飞了出去，“嘟”地一声，插到了十步以外的木板上。人们吓得一颤，好玄哪！离“彪子头”的头顶只差分毫，再稍微靠下一丁点儿，脑瓜子就开瓢啦！这真是刀尖上翻跟头——玩命的把戏！

飞刀虎却倏视而未见，继续耍着两把飞刀。刀柄上的红绸子抖动着，就像两条小小的火龙，上下翻飞，左右滚动。人们闹不清他第二把飞刀要甩到什么地方，都揪着心地瞅着，手心里为“彪子头”捏着虚汗。突然间，飞刀虎双手接刀，一个左右弹手，两把飞刀同时飞了出去，“嘟嘟”两声，正好贴着“彪子头”的耳边插在了木板上。人们吓得“嘘”了

一声，赶紧合眼，“彪子头”却微微一笑。

飞刀虎双手抱拳，谢道：“献丑，献丑，指教，指教。”说着端起铜盘，绕场一转，那投来的纸币如雪片纷飞，铜子儿铮铮滚地……

彪子高兴地拣了起来，心里想：这可是个好地方，一开场就收了这么多钱……正思忖着，人群里挤进两个人来，怪声怪气地吆喝着：

“闪开闪开！好狗不挡道！”

进来的这两人，一个高个子，一个矮个子。高个子佝偻着腰，晃着一副草驴脸，颧骨突出，两眼深陷，鹰钩鼻子尖尖地弯到嘴唇上，走道一蹿一蹿的，像个大螳螂。矮个子，拨楞着核桃似的脑袋，两只母狗眼眨巴着，好像一只癞蛤蟆。尤其显眼的是，他嘴里龇出两颗黑黄色的大金牙，一看就知道是个大烟鬼。来到近前，两人不约而同地撕开黄不拉济的大褂子，胸脯上露出青色蛟龙猛虎。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飞刀虎久跑江湖，一瞧便知今日撞上的正是这种难缠的货色。于是赶紧迎上前去，躬身施礼道：

“二位先生，有何见教？”

那个龇金牙的矮个子，残缺不全的眉毛往上一挑，开了口：

“我说玩把式的，你在这开场子，土地爷还不知道哪！”

飞刀虎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故意支应道：“俺父子来得仓促，又刚刚开场，实在是身无分文、囊空如洗，一俟稍有进帐，自然便去烧高香拜佛爷。”

矮个子见飞刀虎跟他要花腔，干脆捅破了窗户纸——挑明啦：

“你小子真的是吃浆糊长大的？装他妈的什么糊涂！”说着，眼珠子往装钱的铜盘一瞥：“今天行情不错呀！捞了这么多钱！”

那大螳螂却早等不得了，吼脖喘气地说：“老话说，见一面分一半，借个钱花花吧！”说话间，一高一矮便同时向铜盘伸出枯瘦焦黄的干手来。

飞刀虎苦苦一笑，转身就往盘子里抓钱。彪子心里有气，哪里愿给，正待发作，无奈他爹拿眼使劲瞪他，只得不情愿地连票带子抓了一把，递给了爹。飞刀虎赶忙把钱分给了“大螳螂”和矮个子，嘴里还道歉地说着：

“二位先生多包涵，一点小意思，小意思……”

没想到，这俩家伙哪里买账。那蛤蟆矮个子，当即拉着尖嗓骂道：“才他妈这两个儿子？还不够老子抽烟的呢！”

飞刀虎一听，二话没言语，转身又去拿钱。彪子恼了，嘟囔道：“嗯，黄狗吃屎——没够。”没想到，“大螳螂”耳灵眼尖，一听明白便攥拳窜将上来。彪子早有防备，立即身形一闪，脚下一绊，大螳螂啪地一声，就闹了个狗吃屎。矮个子一看不妙，也张牙舞爪地扑了上来，照着彪子连连发拳。彪子左躲右闪，使他连连捣空，然后瞅准机会，朝那腹部轻轻一杵，便见那大烟鬼晃了几晃，扑腾倒下身去。飞刀虎一看彪子惹出事来，心急如焚，一把将彪子头搡了个趔趄，便忙去照应两个躺在地上的家伙。大螳螂的门牙已经栽掉了，疼

得哎呀哎呀乱叫。矮个子自己爬起来，拍着身子骂道：“你他妈小子等着！”说着连跌带撞地钻出了人群。

不一会，窜过一伙人来。为首的是个黑不溜秋的矮胖墩子，官称“阎四爷”，外号“鬼见愁”，是有名的天桥一霸。“七七”事变以后，他卖身投靠当了鬼子的鹰犬，搜罗了一批青红帮兄弟，横行天桥，无恶不作。这工夫，就见他胸脯上露着黑毛，大肚皮一鼓一鼓的，带得肥大的油绸黑褂不断抖动。两只绿豆小眼，一突一突地闪着凶光。身后有几个腰束板带、五大三粗的壮汉，狐假虎威地抱臂叉腰。两个身着警服、手执短枪的巡捕，贼视着周围的一切。那个龇着金牙的矮个子，蹿跶着逼近飞刀虎和彪子头，黄眼珠子一瞪：

“四爷，就是这两个小子胆敢欺负你的徒儿……”

“小兔崽子！看我饶不了你！”大螳螂也蹿跶起来。

此时，飞刀虎心里埋怨着儿子，嘴里却好话应酬着：

“贱子不懂规矩，冒犯了二位先生，我这里向先生赔礼道歉了……”

说着，回身便打了儿子两个耳光。彪子负痛地躲在一旁，心里又是委屈，又是仇恨，拳头攥得紧紧的，两眼盯视着，没有说话。

鬼见愁嘿嘿奸笑一声：

“少说废话！我说你是认罚、认打，还是认抓？”

说着，大褂子一抖，便向彪子逼上去。飞刀虎护着儿子连连后退，待退得没法再退，才忽地停住脚步，嘴角抽动一下，似要开口论理……

第二章 南苑蒙难

可是，飞刀虎话到嘴头，又强忍着咽了下去。他心里暗忖：好汉不吃眼前亏，鸡蛋到底碰不过石头。想罢，便抱拳求情道：“请先生宽恕，请先生宽恕，凡事都好商量。”

就在这个时候，整个卖艺场上的人都围过来了。有的上前排解，和稀泥，打圆场；有的窃窃私语，为飞刀虎父子鸣不平；还有一伙子地痞流氓，则起哄攻火，叫喊着：

“打呀！打掉脑袋我踢球！”

“打呀！打掉胳膊我当棒槌！”

“.....”

这时，沧州来的“坐力掌功王”和杂技班主等同行高手，也挤到最前边来说和。他们懂得其中的门道。这个插插咕咕的给矮胖墩子塞一把票子；那个摸摸索索的给巡捕入一把洋钱；自然，几个打手也都填满了腰包。飞刀虎一场收入的钱全贴上不算，还搭上了同行朋友的“义气债”。到这个时候，那“鬼见愁”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嗨！看在诸位的面上，饶你这一次吧！”说罢扬长而去。

飞刀虎在卖艺生涯中，经常受到这批地痞流氓的敲诈

勒索，不过，再没有像今天这个跟头栽得大的了。彪子气得肚子鼓鼓的，爹跟他说话也搭不理。飞刀虎无可奈何地收起摊子，叫道：

“孩子，我们走吧！”

“不走！”彪子倔强地冒出一句，“看他能把咱怎么着？！”

“唉！胳膊拧不过大腿。咱惹不起躲得起呀！”说着，硬是拉着他，挑起扁担，向南奔去。

火毒的太阳燎烤着大地。飞刀虎热得没法，爽利地脱了褂子，往扁担上一搭，甩开流星大步，往前赶着。彪子紧随其后，他那嘴噘得老高老高；两道剑眉一扎一扎地揪动着，好像一肚子火无处倾泄。

时过中午，父子俩赶到了南苑。在一个路边小馆吃了点东西，便去寻找便宜的旅店。彪子一边走着，陡然叫那南苑的风貌吸引住了。这里既有北平那种古老的庙顶式建筑；又有农村常见的平顶砖房；既有三三两两的古桐树、万年松；又有一行行一片片新起的钻天杨。大道两边不时可见堆积多年的瓦砾，更有小河浇灌的郁郁葱葱的稻田……。他心里琢磨着：这是城呢？还是乡呢？嗯，既不像城，也不像乡。那么，这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呀？彪子憋了好久的嘴终于开了：

“爹，这南苑算个什么地方？”

“南苑？”爹沉思了一下，“听老辈说是清朝皇帝的苑林呢！那工夫，这里有大片大片的树林；各式各样的奇花异草；还有大大小小的飞禽走兽。皇帝在城里烦闷了，就坐上八抬大轿，到这里游玩打猎……，累了，就住在行宫里歇歇。当

年这里还满热闹呢！后来，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来了，又是烧杀，又是抢掠，把这片苑林也给烧毁了。”

“八国联军？”彪子忽然想起来了。恩师梅花王就给他讲过义和团打洋毛子的故事呢！那是西太后当政的时候，国家软弱得很，有八个强国，他记得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合着伙地欺负中国，一直打到了北京。西太后吓跑了，清兵不敢抵抗。恩师就参加了义和团，用长矛大刀抗击那些使用火枪火炮的洋毛子。有一次，他一人闯入敌群，舞起大刀，一连砍死了几十个洋毛子。后来，敌人援兵赶到，眼见就要被团团围住……，恩师急中生智，大吼一声，腾身跃起，一下子蹿到敌骑兵军官的马屁股上，砍掉敌骑兵军官，跨马抡刀，突围而去……

“听说那时洋毛子最怕义和团！”彪子眉飞色舞地叫着：“中国这么大，为什么叫洋毛子欺负！中国能人这么多，为什么要怕洋毛子？”

“小些声！”爹瞪了他一眼：“快走，你看前边有个小店。”

小店位于南苑中心，几排座北朝南的外廊平房，被一堵不高的围墙圈着。引人招眼的黑漆铜环门脸，半空中悬着个带红布的笊篱，这是古来流传的旅店幌子。父子俩来到小店门口，早有店伙计，迎进账房，熟道地说着：

“来，登记一下，姓甚名谁，府上哪里，作何职业……”

当飞刀虎回答府上任河县时，旁边坐着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头，突然立起身来。这老头红光满面，须髯飘然，两眼炯炯有神，手里拄着一支文明节杖，乌黑发亮。只见他吟